

增訂史記評林

人 鄉 穆  
伊 地 知 貞 穆  
點

十

特56r

1

館 書 圖 京 東				
四	二	二	正	漢
冊	號	架	函	書
			類	門

003279-001-6

特56-1

增訂史記評林

大鄉 穆/点

ACC-1673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興凌雅陸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真穆點  
伊地知貞馨點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寧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閭閻城，都之，今蘇州也。

太伯弟仲雍

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若表德之字，意義與名

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

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

蠻，自號勾吳。

宋衷曰：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刑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

未嘗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

未嘗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

未嘗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

劉知幾曰：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耳。楊慎曰：尚書首堯典，與春秋首隱公世家者，太伯列傳首伯夷，實讓也。茅坤曰：內多有可觀處，大略錯見。員專諸二傳中，按自吳太伯至田敬仲完皆為左氏所掩。按韓詩外傳云：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季立而生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父志，季知父心。





黃洪憲曰延陵  
季子家在毗陵縣  
暨陽鄉書云有吳  
延陵季子之墓自  
前世相傳以為孔  
子所書按孔子未  
嘗至吳以史記世  
家考之其歷聘諸  
侯南不踰楚推其  
歲月蹤跡無過吳  
之理不得親詣季  
子之墓又其字特  
大非簡版所容字  
亦奇偉不知何人  
所書

按此為十年楚  
伐吳本  
魯使齊使節使  
衛使晉凡五使  
而太史公詳附  
如此者以季札  
賢公子也  
何真俊曰左氏之  
文非不奇但嫌其  
氣聳至史記季札  
觀樂一段全用左

樂然其音歌邶鄘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怨公滅亡民猶乘義不至於困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武公羅幽王褒烈之憂故曰康叔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維杜預曰宗周殞滅故  
歌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服虔曰其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深  
乎王肅曰言為國未可量也服虔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  
蕩蕩乎樂而不淫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  
也其周之舊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  
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廣徐  
則盟主也杜預曰惜其國小而無明君○索隱曰泱音馮又音泛杜預曰中庸之聲婉約也大而

傳語但增點數字  
而文字便覺舒徐  
乃知其點化之妙  
不可言也  
王世貞曰札聽樂  
而辨六國之興衰  
獨不知吳之將亡  
而默無一救乎彼  
不欲以其身殉國  
也  
按此字凡十五  
用而參差有法  
明才博在吳雖已  
涉見此樂歌之文  
然未聞中國雅辭  
故請作周樂欲聽  
其聲然後依聲以  
參時政知其興衰  
也聞秦詩謂之夏  
聲聞頌曰五聲和  
八風平皆論聲以  
參政也舞畢知其  
樂終是素知其篇  
數  
李廷機曰追論  
古昔若身履其事

約則儉節易行左傳盟作明故徐廣亦云一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  
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非令德之後  
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自鄗以  
下無譏焉服虔曰鄗以下及曹風歌小雅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  
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猶  
有先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歌大雅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  
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  
者以其成功曰至矣哉賈逵曰言言也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  
而不偪杜預曰偪也遠而不攜杜預曰攜也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都武復  
而不厭杜預曰常哀而不愁杜預曰知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也用而不匱  
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杜預曰因民取而不貪杜預曰義  
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五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  
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盛德之所同也杜預  
有股魯故曰見舞象箭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箭舞曲也南曰美

而為之者  
按詩傳云魏地  
險隘而民貧俗  
儉蓋有聖賢之  
遺風焉

●王慎中曰諸樊  
為國斷髮之治未  
變蓋方甚陋而公  
子已能變通易詩  
書禮樂六藝之文  
以觀於中國則名  
卿碩士有純於其  
所知悅其說之博  
雅而慕之如不及  
者蓋亦其國先君  
端委之教猶有存  
云

董份曰怨則見周  
之衰然怨而不言  
故為先王之遺民  
也蓋忠厚惻怛所  
以備宗國之亂故  
怨耳而不至于謗  
斥其君故不言  
按此段十四句  
連用而字  
董份曰不虛言其

不既滯也蓋處則  
易滯故云

物歌延信曰吳子  
使札來聘公毅以  
為賢劉胡張三子  
以為賢蓋謂書法  
無異于閻越椒西  
乞術故深求其過  
以論之耳季札讓  
國之事誠未易論  
但觀此論樂與論  
諸國大夫賢乎不  
賢乎豈其熟于考  
古味于從時明于  
責人暗于治己乎  
昔人看春秋有且  
將胡文定說為正  
者蘇子由歌之只  
讀左傳亦未分曉  
此之謂也

董份曰聖人之難  
言時處其難不得  
已而放伐故有怨  
德  
董份曰不敢觀者  
非謂魯受四代也  
蓋觀止於昭無以

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〇索隱曰憾或作憾或作憾字省爾亦讀為憾又音故暗反。見舞大武。武周公所

日聖人之弘也。弘大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

誰能及之見舞招箭。〇索隱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〇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〇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日德至矣哉大矣

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天

納邑與政。於公不與國家之事。〇服虔曰入邑與政職。〇服虔曰入邑與政職。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

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

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

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城。〇索隱曰按太史公

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辯也。夫以辯爭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獲罪出獻公以威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〇索隱曰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買適曰衛君厭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

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適晉說趙文子。〇索隱曰韓宣子。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

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

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

復加也  
○穆文熙曰以晏子之智而其納色與政猶必賴季子以教之則人豈可不從善哉

○唐順之曰晏子子產叔向皆春秋之良也而札皆有以規之則札之人物當在晏子子產叔向之上

董份曰按太史公雖欲成一家書必不改或為帝此乃誤耳

○黃洪憲曰時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乃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

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九年。開殺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祭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祭之三年。昭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麇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終而弑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藉及平夏。葬王于鄭。謂之鄭教。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棘。麻。以報朱方之役。○索隱曰杜預註彼云皆楚東部邑也。譙周云鄭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棘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十一年楚

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曰楚子懼。吳。十一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曰開殺吳子餘祭。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闕使。守舟。吳子餘祭。祭。觀。舟。開。以刀殺之。公羊傳曰近刑人則經死之道也。合在季札聘魯之前。倒錯於此。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五年也。昭十三年。經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子楚。弑其君。處。子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處。即。位。後。易。名。熊。居。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遠。有。楚。國。故。曰。弄。疾。弑。君。春秋。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弑。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四年王

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子僚。公羊傳以為壽夢庶子。王僚

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夷昧生光。吳越。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索隱曰計僚元年當昭十六年。此二年。公子光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鄣。以待之。乃見解。設諸焉。而耕於鄣。是謂以客禮接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子。子系本以為夷昧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十四年。經曰冬吳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

蕪而不休。難。權。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深。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地。卑。而。故。地。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已。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季。子。之。明。敏。太。都。與。觀。樂。同。按。新。序。云。季。子。脫。劍。致。之。徐。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子。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分帶墳墓。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王整曰曰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按吳楚兩國前

後相攻處甚暢  
王草曰同一弑也  
而此以焉字足句  
若曰靈王固弑君  
者而弄疾亦得以  
弑靈王焉  
叙此為光弑僚  
本

金履祥曰按季子  
此時義可以立矣  
而不立則當告之  
國人命諸樊之子  
光而立之庶無異  
日之亂矣然觀史  
記所言則僚亦為  
國人所屬當時事  
勢雖欲立光亦恐  
未可也不然則季  
子之義為未盡矣  
楊慎曰數語中似  
多即不傳季子一  
句然無此一句即  
失古體  
薛應旂曰光之弑  
僚人以爲札不宜  
讓國以起亂不知  
札果立光又肯但

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買適曰吳勇  
專或作刺左傳作諸設諸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堂邑人伍子胥之  
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鬥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風一人  
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吾因而相之○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  
確穎深目虎膺熊背知其勇士○

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索隱曰依左傳五年不願略彼而更其於此也十二年  
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十三年春吳欲

因楚喪而伐之索隱曰據表及左傳昭二十七年左傳有十使公子蓋餘燭庸買適

公子蓋餘燭庸索隱曰春秋作掩餘而史記並作蓋餘音同而字異者或謂太史公被廢

刑不欲言掩也買適及杜預并刺客傳皆云二公子王僚弟而昭二十三年左傳曰光帥右掩

餘帥左杜註云掩餘吳王壽夢子又系族譜亦云二公  
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子則與系族譜合也

以兵圍楚之六潛杜預曰潛

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楚發兵絕吳兵後

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買適曰時言告

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聘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

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

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爲窟也○索隱曰春秋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索隱曰劉

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僚殺已素避之也○索

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  
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  
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  
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  
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曰復音伏下同復位而待杜預曰復  
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  
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

已乎餘祭夷味之  
時光尙少也至僚  
之時而光有國之  
心未嘗一息忘者  
觀其乘間而發可  
知矣是札之讓正  
所以已亂也  
何孟春曰買適書  
云梁大夫宋就爲  
邊縣令與楚隣界  
梁亭楚亭皆種瓜  
梁亭劬力數灌其  
瓜瓜美楚人田獵  
而稀灌其瓜瓜惡  
楚令因往夜竊灌  
梁瓜皆焦死宋就  
令人竊爲楚亭夜  
灌其瓜日以美楚  
王聞之乃謝以幣  
而請交于梁王大  
爭桑灌瓜爲惡與  
德事端甚微而一  
以成兩國之闕一  
以交二主之懼書  
利相去天淵如此  
易謂君子作事慎  
始有以夫



按子胥欲報父之讎乃從人蒞君所以止於權謀之士

董份曰季子歷之列國決其與亡如著兆響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試僚何也其知而不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以為光與當立耶吳國兄弟皆相祝早亡以傳次於札弟受位而不敢私子失位而不敢言其信札專矣誠以光為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之士而於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所能耶豈止潔其身而不顧社稷耶

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徐使鍾吾人執獨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略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嚭音披美反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胥對耳無孫武事也四年伐楚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定二年當為閻盧七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敢伐楚可否也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曰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正義曰音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

按說苑云公子光使專諸刺僚

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同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同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

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服虔曰鄖楚縣鄖公弟欲弑昭王正義曰左傳云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傳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括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吳故曰十一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兄此以為夫差當謂名異而一人耳左傳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於是乎遷鄖於此言番潘楚邑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孔丘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又使楚無還對蓋是攝國相也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檇李賈逵曰檇李越地杜預曰吳郡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越世案亦然或者以為三人名氏乎○正義曰挑音田鳥反三行



徐中行曰夫差既報越與群臣夜飲有鴆賦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邪可謂也王恠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焉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

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也召魯哀公而徵百牢索隱曰此之七年魯事哀公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緡杜預曰緡魯地也召魯哀公而徵百牢索隱曰此之七年魯事哀公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子服景伯對不聽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騶亦曰邾今魯國騶縣是也騶邾聲相近自亂耳騶宜音邾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則割絕無遺也索隱曰左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則則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之商所以與也今君易之此即艾陵戰時也越之商之以興索隱曰左傳曰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索隱曰劍名將死

日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索隱曰梓樹相類因梓文爾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扶鳥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扶為辟又云以手扶之王懼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

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與之禮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索隱曰公名陽生左傳哀十年曰吳伐齊南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服虔曰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遂道縣東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池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勾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買遠曰惡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

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杜預曰吳為長伯後故為長

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與之饋而為鳴是饋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水吾聞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蘇軾曰季子觀樂于魯知列國廢興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季子子不知可乎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音之無益也夫子胥以聞伯而夫差殺之如早絲豈獨難于季子乎嗚呼悲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遠致使季子不敢言也

世家孔子世家  
俱云吳因于貢  
之說而止夫吳  
為封家長蛇以  
萬食上國豈暇  
顧周禮乎當以  
左氏之說為是

陳慙與曰或以  
吳用子胥之諫不  
伐齊不亡非也子  
得登陳伐齊者特  
計先越耳齊滅燕  
而亡秦滅六國而  
亡荷欲亡吳豈必  
在越且以吳之府  
庫備鹿不為不滅  
越而倫扁諸之劍  
文犀之渠二子之  
鈞不為不滅越而  
純帶甲三萬死士  
億千不為不滅越  
而弱餘皇大舟不  
為不滅越而散吳  
之亡者何也仁義  
不施而鈞楫之術  
勝也故子胥之諫  
伐齊直當以仁義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杜預曰為侯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魯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案買遠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歃晉者有信又所以外真○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擊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國其勝乎杜預曰墨氣色下也國為敵所勝也又曰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也魯賈所云據國語二名也外真者吳夷勝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先晉晉有信耳外傳即國語也書有二名也外真者吳夷勝之不許同中國故言外○吳王

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疆越王勾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勾踐復伐吳索隱曰吳十九年左氏曰越人伐楚以誤吳也杜預曰誤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勾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買遠曰甬東越東甬江東也章昭曰勾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予百家居之吳國語曰甬東越地會稽勾章縣東海中州也按今鄞縣即是其處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絕書曰夫差家在甬亭西卑猶位越王侯于戈人一壞土以葬之近太湖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越王侯于戈人以歸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是也據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

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舜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遜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閭閻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耻空越伍胥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亡然孔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三楚始稱荆魯元年書楚人攻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子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國廢之後復亡而不救勾踐之後固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輕也哉

說耳不當以越也  
茅坤曰子胥處君  
驕臣識之間而屬  
其子于他國非明  
哲之道也  
黃省曾曰胥也始  
之蓋謀于閭閻者  
欲感動其君以為  
之報也終之蓋謀  
于夫差者思先君  
報仇之恩而欲忠  
于其子亦以報楚  
故也自其鬻弓之  
辰至于伏劍惟一  
報楚酬親之心已  
兩

王應麟曰黃池之  
會王孫雒曰必會  
而先之吳晉爭先  
誰之罪也然不能  
救吳之亡故呂氏  
春秋云吳王夫差  
染于王孫雒太宰  
嚭然則雒亦節之  
流耳  
茅坤曰吳王爭長  
于中國而諱越之

入吳駭為禍胎也  
茅坤曰太史公每  
于結處留餘波  
王維積曰誅太宰  
之不忠是謂其大  
者  
靈輒曰太伯以國  
授王季逃之荆蠻  
天下知文武之賢  
而不知太伯之德  
所以成之者遠矣  
故曰太伯其可謂  
至德也  
趙恒曰論泰伯  
之德而繼以季子  
之仁心慕義無窮  
言不愧乃祖也見  
微而知清濁以所  
使諸國事言見微  
一事知興衰也知  
清濁一事觀於周  
樂也未句激東見  
微知清濁句  
註惑疑當作慙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其先祖嘗為四

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申姓姜氏

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周西伯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其異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稔點  
伊地知貞馨點

按考要云周曆以四岳為共工之從孫佐禹治水又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太史公于陳杞世家云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于齊曰太公望乃本鄭語而齊世家云四岳者乃本周語豈四岳即伯夷耶按東方朔答客難曰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孔叢子云動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舉全數耳

楚辭云太公九  
十乃顯榮則又  
指封國時也  
王世貞曰中興  
之臣吾必推郭汾  
陽李西平然至勤  
定之年俱且六十  
矣使其早亡一邊  
欲虞侯而已爾神  
策小將而已爾甚  
哉才之未易識也  
奇矣哉太公之得  
文王也  
王應麟曰與合子  
云伊尹五就桀五  
就湯然後合于湯  
呂尚三入殷朝三  
就文王然後合于  
文王夫伊呂聖人  
之精豈詭遇而求  
獲者此戰國辨士  
之誣聖賢也伊尹  
三聘而起太公辟  
紂海濱當取信于  
孟子  
茅坤曰太史公叙  
太公始為陰謀處

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  
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  
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  
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  
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  
善養老蓋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  
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  
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姜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  
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相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管律可以知三  
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與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其  
勝攻之其法以天游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九百步偏持律管橫耳大呼其  
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故後世之  
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  
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索隱曰  
密須在東郡廣丘縣北今日曰顧城密須姁姓在河  
南密縣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姁姓密國各不同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

兵家者言也非是  
光緒曰按太公  
金匱云武王伐  
殷丁侯不朝尚  
父乃畫丁侯射  
之丁侯病遣使  
請臣尚父乃以  
甲乙日拔其頭  
箭丙丁日拔目  
箭戊己日拔腹  
箭庚辛日拔股  
箭壬癸日拔足  
箭丁侯病乃愈  
四夷聞乃悞越  
裳氏獻白雉據  
此則太公祗一  
妖魔恠障之術  
耳安足信哉太  
史公世家中凡  
曰陰謀陰權等  
字俱非太公本  
色  
楊慎曰尚書泰誓  
無蒼兕舟楫之文  
蓋張翊偽作之泰  
誓也  
董份曰此字不知  
何謂

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  
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劉向別錄曰  
師之尚父之鉞  
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  
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  
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  
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  
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  
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  
作三年正月甲  
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  
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  
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封布采  
席索隱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  
茲茲是席故此亦云採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  
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  
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  
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  
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按一曰太公之謀居多一曰師向父謀居多是收拾上文且與前陰謀修德宗太公為本謀二句相應

何孟春曰太公封齊逆旅之人趨其就國鄭桓公東會封于鄭暮宿于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此一非耳劉向云以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向父之賢之智又倍于鄭桓矣而亦有待于逆旅之人之教耶

後伯業張本故曰齊由此得征伐

楊慎曰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齊用股法以生日名子非陰也

程一校曰秦繼周而王者乎其始為諸侯也列國世家皆書曰秦襄公始為諸侯為書之証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強弱也孔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索隱曰率里奚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曰孔安國徐州之戎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爽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

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及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

是為胡公正義曰胡公徙都薄姑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綱

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成公九年卒

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本及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

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

子繼周公而聖者乎其相魯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魯為書之禮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經也

按襄公以淫虐亡

按隱事悉書重綱常也

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繼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擄幹而殺之何休曰擄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遷齊難也十一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買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成葵丘當不遠出齊境故引陳留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東葵丘為註所以不同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

按約言曰弗忘失履之鞭而肯先君難臣哉

按無知以弑其

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之公之問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買逵曰齊地也○正義曰音扶云反遂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田貝丘墜車傷足即此也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也形為彘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屨者蒲三百正義曰蒲非佛反也下同蒲主屨者也蒲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者蒲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蒲示之創正義曰音瘡乃信之待宮外令蒲先入蒲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蒲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買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虞左傳曰雍虞殺無知杜預為邑名其地有人殺無知買言渠丘大夫者蓋雍林為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





復使公子祭游魯  
開方仍游衛會孫  
宿游楚以陽朋為  
大行齊威為大司  
田王子成父為大  
司馬實符無為大  
司理東郭牙為大  
諫其最后也以開  
方游衛十五年不  
省親而勤桓公勿  
用可謂能用舍人  
矣

王維楨曰此伯者  
假信  
王世貞曰齊桓之  
霸也不以戰勝其  
猶有湯武之遺乎  
霸至文而衰矣宋  
襄之逐辱也楚莊  
之僭志也秦穆之  
不主盟也焉得五  
也昆吾大彭豷韋  
幾然哉  
凌約言曰此下數  
事皆伯者本色

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  
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  
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愈一小  
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  
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  
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也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  
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正義曰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  
工正買遠曰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  
今鮮卑也何休曰山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  
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  
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  
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  
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

邢實曰燕君所至  
之地齊之故疆賦  
抑侵小而得之歟  
故疆天子之所分  
也不可以與人也  
若侵小而得之取  
此與彼其義安在  
雖使納貢於周亦  
以強會不以義會  
矣

蘇軾曰權以濟事  
曰編鄒陽曰齊桓  
公救哀姜于夷孔  
子曰正而不諱夫  
哀姜親也齊雖不  
誅君子不以罪桓  
公故曰正而不諱  
以為文公可以編  
而猶正蓋甚之也  
王維楨曰此伯者  
假義

邢實曰齊魯皆大  
國侯伯之命局為  
不于魯而于齊乎  
當是時周公未之  
魯太公在齊伯為

公徐廣曰史記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  
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買遠曰衛地也〇索隱曰杜  
武城縣南即今  
之衛南縣是也  
二十九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  
蕩公買遠曰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  
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  
蔡蔡潰服虔曰民逃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東至海西至  
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買遠曰包茅  
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尙書  
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南巡狩涉漢未解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起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實問楚也〇  
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幸由麻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麻遜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子西  
羆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  
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  
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  
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何可當也雖然周公之化固已行于

周南矣 〇王世貞曰水經

汚水又東逕左夷昭王沉水處也百

姓於此佐與言左與訛也又東得合

驛口朝廷驛使合王與於此也又有

大欽口言昭王於此歿也又東謂之

橫梁得昭王與處也

蘇轍曰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

而不進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

兵與觀之屈完懼而求盟諸侯之兵

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

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

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

之功大于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

陵杜預曰召陵在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

則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章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

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左傳曰討

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留

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形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

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

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

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

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

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

秦晉為疆晉初與會正義曰與音預下同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

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

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

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

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聲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字〇索隱曰

離枝音離支又音令祗又如字離枝孤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

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平西伐大夏涉流沙正義曰大夏并束馬懸車登

太行至卑耳山而還正義曰卑音壁劉伯莊及韋昭並如字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

車之會三正義曰左傳云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乘車之會六正義曰左傳

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正義曰匡正也

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

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

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

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

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

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

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家在青州臨淄

後約言曰先抱子此而後之或廢或立者易明

●後約言曰長衛姬生無詭一段地其生之自既無詭立三月死一段摠其立之次為綱而後各分韻而應之極起伏開闔之妙矣

李嗣曰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據戎翟匡周室亡國存則

明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巫也買遠云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正義曰刁鳥條反顧師古云豎刁

往問之曰將何以致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蟲流於戶蓋以楊門之屬二月不葬也

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三妾數百婦人亦總稱以桓公好內服虔曰內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索隱曰左氏作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

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大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

按說苑六或曰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與婦人同與馳于邑中非恭儉也園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之行也然而桓公九合諸侯為五伯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則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也流尸戶一人之身榮辱異施若此可不慎哉

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買遠曰宋華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買遠曰雍巫人名也易牙字○索隱曰買遠以雍巫為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正義曰魯古忠反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

黃洪憲曰以上許多立字皆本求立爭立來

光緒曰按天間

云齊桓九會卒

然身殺蓋小白

之仇諸子相攻

身不得飲與兒

殺無異故曰卒

然身殺甚之也

茅坤曰宋襄公方

入孝公十齊而孝

公即惡其求伯而

伐之非人情也

陳沂曰以其不同

盟于齊諸侯為齊

伐之非齊倍德也

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七里所當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塢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準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綵練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買遠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音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穀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買遠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丙戎僕○正義曰國語及左傳曰左傳云乃驅而別之杜預云驅其尸足也庸職之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左傳云乃驅而別之杜預云驅其尸足也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左氏作庸職此言庸職不同者傳所云庸職驂乘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驂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濱齊故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穀梁傳曰身橫九頭斷其首而戴之眉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

董份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少衍蓋太史公不及剛者

按傳云毋道怨

懿公之使戎職

與莊公之侍買

舉者道怨也安

得不遇皆哉

王幸曰斷足奪妻卒受竹中之禍怨欲之當戒明驗哉

按前衛姬生燕

說一段總其生

之自既無說立

三月死一段總

其立之次為綱

而後各分鎖而

應之為目齊悼

惠王世家分王

七王亦用此法

非核語也

光緒曰邵克僕故疾之詳見晉世家景公八年

按此即漢高中字廉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山不同

按此即紀信乘黃屋之意

王韋曰丑父良將也忠勇而有謀矣

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邵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滅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邵克是晉使

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磨山不同癸酉陳子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逢丑父為齊

頃公右買遠曰頃公大夫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邵克流血至

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

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

右車絙於木而止正義曰絙胡卦反止也有所礙也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

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絙於

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宛夜為右轡齊侯獲免也

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

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齊地也

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略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

曰桐叔蕭君之子齊侯外祖父子女也姓蕭令齊東畝服虔曰畝令齊東行○索隱曰畝言其母故遠言之買遠曰蕭附庸子姓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

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

史公探其言而書之此文不云授玉王王之說復有所依聊記異耳

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

圍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

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家近呂尚塚子

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

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

會諸侯盟於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故城在沂州承縣界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

子伐齊索隱曰荀偃祖林父代為中行後改姓為中行氏獻子名偃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

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

楊慎曰孔穎達以左傳正司馬遷之謬乃是讓玉為王耳索隱與王劭之說皆非

王維慎曰此與桓公修國政相對應彼言齊民大悅此言民亦大悅是相應之辭也

守城二字一本

董份曰為太子下  
即著仲姬戎姬恐  
有脫字

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

服虔曰：敬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

光。賈逵曰：徒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

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

位。執太子牙於勾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

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齊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

徐廣曰：盈，欒盈之邑。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欒盈之邑，以兵隨之。上太行，入

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晉山隘也。○索隱曰：孟門，在河內溫縣西。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

賈逵曰：朝歌，在河內。○索隱曰：朝歌，在河內。○索隱曰：朝歌，在河內。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

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

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咎宦者賈舉，賈

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服虔曰：伺公間隙。○正義曰：音開，又如字。五月，莒子朝

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

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

服虔曰：公以為妾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自悔也。○正義曰：公自見其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也。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

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

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服虔曰：言不能聽命，能親聽公命也。

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正義曰：公宮，崔杼之宮也。陪臣爭趨，有淫者。徐廣曰：爭一作作，振此為爭趨也。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杼命，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

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開門而射也。曰：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也。○正義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也。若為

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非所親愛也。○正義曰：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非所親愛也。

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

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得人心也。○正義曰：得人心也。丁丑，崔杼立莊

公，異母弟杵臼。多作著曰：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

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

之。不亦難乎。刑罰

也。四隣諸侯莫不

其僕曰君之無道

子將何如。刑罰

使晉而反其僕曰

終任勇力之士西  
伐晉，取朝歌及太  
行。孟門，茲於兌，莽  
而民散，身滅於崔  
氏。

●屠隆曰：慈公奉  
庸職之妻卒為齊  
妻者，所賦此先齊  
遺事，可鑑。莊公不  
聞乎其以棠妻賈  
禍也。

楊慎曰：晏嬰不入  
崔陳之黨，鄭肅不  
入牛李之黨，語云  
君子不黨，二子有  
焉。

●焦氏類林云：崔  
杼弑莊公，刑罰

子將何如。刑罰

使晉而反其僕曰

其僕曰君之無道

也。四隣諸侯莫不

之。不亦難乎。刑罰





聽正諫與事無已  
願欲無厭使民知  
將不勝乃民怨怨  
獨彗星乎  
光緒曰按左傳  
晏嬰諫誅祝史  
曰祝有益也祖  
亦有損則攝以  
東姑尤以西其  
為多也多矣雖  
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祖與  
此段諫論皆千  
古名言

按晏公害孔丘  
相魯謂以孔子  
相魯為已也也  
相魯為已也也  
自此始也  
王章曰晏嬰卒太  
史公特書蓋齊失  
其佐而亂亡之禍

正義曰第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也  
又曰彗星歲反若掃形見其境有亂也  
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  
而來音章受反祝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  
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  
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  
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  
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  
夾谷服虔曰東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  
人齊所滅萊夷○索隱曰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  
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  
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  
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  
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  
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  
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索隱曰左傳云嬖嬖之子茶嬖則

依左氏作嬖嬖嬖嬖生  
本作芮嬖嬖音五句反  
茶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  
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茶母欲  
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  
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茶為太子杜預曰惠子國夏逐  
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郡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葬太子茶立是為  
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茶諸異母兄公子  
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駒○索隱曰壽駒公子壽駒公子駒陽生奔魯索隱曰左  
氏作公子組二人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  
之乎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逐逐歸邑不得與與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師乎師乎胡黨  
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  
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  
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  
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

康海曰田氏之子  
齊其欲奪而有之  
豈一朝一夕也矣  
子方且安舒和悅

康海曰田氏之子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矣子方且安舒和悅

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天子之顯不不足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

余有丁曰按景公時齊尚無事因變寵立少遂生亂以至亡故置嗣不可不慎也

奔魯買遠曰國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徐廣曰左傳八月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日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貽買遠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

按記曰驟朝而顯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買遠曰闕止子我也御鞅言簡公曰田闕不可竝也買遠曰御鞅亦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無字產子登登產子獻獻產御鞅也君其擇焉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夕服虔曰夕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之遂捕以入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齊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服虔曰使陳逆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買遠曰豹也使公孫言豹買遠曰公孫言豹也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止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也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

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服虔曰子常之子也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莊子以充八

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八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

入非二人共乘也然其昆弟三人不見者蓋時或不入宮不可強以四乘為八人添叔

父為兄弟之數服虔曰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出迎之遂入閉門子服虔曰成

門子我不得復入反閉宦者禦之服虔曰以兵禦陳氏也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

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成子遷諸寢服虔曰欲徙公

執戈將擊之杜預曰疑太史子餘曰服虔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杜預曰言將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聞公猶怒將出服虔曰曰

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誰非田宗杜

屬徒攻闔與大門服虔曰徒會徒乘宮中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

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買遠曰豐丘殺之郭關服虔曰成子將殺大

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

出雍門杜預曰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

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

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索隱曰係本及平

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

丘索隱曰田會齊大夫廩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

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

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

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

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

命意如此

風也再繳上意蓋

洋洋乎固大國也

言必有國也

聖云不亦宜乎

王維慎曰時仲尼  
請魯哀公討不從  
是年西狩獲麟春  
秋絕筆而不復書  
陳恒事其有所傷  
感也夫

按田氏卒有齊  
國句與上文齊  
政卒歸田氏句  
遙應

廣人衆得天下十  
二之勢發首數語  
魏之矣以太公之  
聖云不亦宜乎  
言必有國也  
洋洋乎固大國也  
風也再繳上意蓋  
命意如此



下之一乎周也  
王廉曰周公面御  
二公稷下以為未  
可成我先王陰乃  
私告三王自以為  
功且死生有命周  
公乃欲以身代武  
王之死以滋後世  
割股醢天之俗周  
公豈其然乎予竊  
疑金縢非古書也  
余有丁曰按此古  
禱祀遺意乃臣子  
迫切之至情

圭孔安國曰璧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告謂祝辭史策祝曰孔安國曰史為

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以孔安國曰言可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

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

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

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

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

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

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籥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

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玆道能

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縢之於匱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

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襜褕古字少假借用之周公恐天下

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

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

正義曰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

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

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

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王維楨曰武王病瘳未必以周公告代之故病者謂之因以解憂故生

茅坤曰敘周公佐成王事甚略

按越絕書云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

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

按荀子述周公戒伯禽云吾所執費而見者十人還費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

者千有餘人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驅也正身之士不可驅也

余有丁曰按此文是成王疑周公時不宜置于此按乃為詩至則周公十七字宜在上文我所以為之若此句下

王宗沐曰撫盈成之運者有敵壞之防居極隆之勢者有降殄之慮故嘗觀之成王繼立悲彼家難幼君天下稼穡未知且將有侈心焉公所為陳无逸也二叔不流其精白之心流

言以問上下之交東征殺龍猶頑民是或懼亂公所為賦鴟也紂亂初雪上古之制相沿為野豎其所未備雖魚龍鳥獸猶將經之使有成理公所為厚周官也是其憂勞之心雖非疑忌禍福之間而公所以任天下之重開太平以心王室者固有不容自逸者矣蓋易曰終日乾乾則公之心夫則公之心夫

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穎也〇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為母義亦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〇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毛詩序曰成王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鸛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誦〇索隱曰尚書作誦誦讀也此作訓字誤耳義無所通徐氏合定其本何須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〇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按豐在鄆縣東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也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劬劬如畏然徐廣曰劬劬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窮窮一本作憂憂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此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譖說周公云成王少時病周公沈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沈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說周公云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策恬恬傳同事或然也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母逸母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正義曰武丁也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也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謂之亮闇也言乃謹鄭玄曰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事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云五十九

●呂祖謙曰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也因其言而修者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其懼不敢荒寧也主靜則悠遊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其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文王其善莫非此也

按謹尚書作雍言和順當理也

●呂祖謙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陳經曰中宗近

年。其在祖甲。○孔安國及王肅云祖甲，湯孫也。太甲也。馬融曰：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索隱曰：按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問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不敢失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

生知高宗學知祖甲因知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更。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隱爾。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二公，伯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也。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也。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卜，吉凶，今無繆卜者，傷周公忠也。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朝，禮亦宜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宜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也。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有天子禮配，以後稷，天子之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

光緒曰：按其民皆可誅，周多士八字，疑衍考之，尚書無之，且意義亦難通。

王維楨曰：文王日中昃，三句是無逸篇大抵，太史公引尚書多更其文，而己意聯屬之，即此皆以享國言，故撮其辭如此。

邵寶曰：彝人之終事也，周公然且謹之，而況其生哉。于成周，臣道也，成王不敢當，則可以易之于畢，子道也，舍臣道而就子道，周公其愚矣夫。

楊慎曰：此即金縢之文，分為二事，何也？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

魯公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

王世貞曰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漢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易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咎者僅无咎也

又曰余讀趙弼汝山傳深信反風禾起之說按汝山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晦咫尺不辨者數日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熱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盧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颺旋地而起吹沙卷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隆隆

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齋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格天一耳

按考要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也成王尊魯故命魯亦得郊祭文王魯郊見于春秋及頌所謂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也魯祭文王事不經見見者惟禘禮耳按考要云淮南子曰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春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基祫之臣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曰

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易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為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徐州之戎竝起為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誓徐廣曰一作作勝地名也○索隱曰尚書作勝今尚書大傳作勝誓詳摺即勝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彌也言於勝地蓋衆因行彌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彌地名即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牯正義曰古毒反特牛馬也馬牛其風臣妾通逃鄭玄曰風走逸也臣妾厮役之屬也勿敢越逐敬復之徐廣曰敬一作振○孔安國曰勿敢弄越逐也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也峙爾芻芟糗糧楨幹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糗糧使足食多積芻芟供軍牛馬馬馱曰楨幹皆築具楨幹在前幹在兩傍故言三也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築攻敵豎距堙之屬無

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刑死刑作此勝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子考公僉立索隱曰系本作僉就鄭本作僉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索隱曰熙一作怡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煬幽公十四年幽公弟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本名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名微公○索隱曰系本潰作弗音魏魏作微且古音多用魏字作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曰系本作魏魏作微且古音多用魏字作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子真公濞立索隱曰與音慎本亦作慎公按術亦有真侯可通也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正義曰許義反又音許宜反後同西朝周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立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奔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奔上夫下



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疲弱矣蓋始封未報政也

光緒曰自古興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此戒以馬牛風逸臣妾進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使軍士無敢竊奪踰垣墻以竊人牛馬誘人臣妾也

書傳云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禦我之築也金履祥曰按弒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於宋

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唐隆曰將有所墜即上之犯王命而不從也誅王命乃自出命而自誅之也俱在今王上說註非王維楨曰仲山父之言信矣

羅大經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罪魯國何為而考其嫌禮之譏考宮

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

之亦失不誅亦失韋昭曰誅之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欽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懿公

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義曰御我嫁反下同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以為魯後樊穆

仲曰韋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諡也魯懿公弟稱正義曰稱反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昭

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徐廣曰表云弗湟也是為惠公惠

公三十年晉人弒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弒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始初惠公適夫人無子正義曰適音的公賤妾聲子生子息

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徐廣曰一作作軌

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君子譏之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

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初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

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

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名攝著矣

按設梁氏云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茅坤曰隱公於此當異以處之法言則據權矣金履祥曰鄭以初田易許田其請久矣至是魯桓公立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援賂鄭也

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買楚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社圃曰杜預曰館于蔦氏蔦氏魯大夫也揮使人弑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廉信曰鄭以田故復加璧也二年以來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享禮之禮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

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世本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莒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買楚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買楚曰黨氏之女孟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犖犖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姊曰叔姜正義曰姊田反生子開莊

又曰魯桓與攝執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鄭成婚于齊所以求援於大國者為謀亦至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勝天也如此矣田汝成曰魯欲納子糾于齊後桓公一句何等核括

王維楨曰施伯可謂知人矣按公羊氏云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按生子班左氏作般

茅坤曰次廢奪之除甚明

魯丁巳年... 魯世...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

王世貞曰季友之  
置牙後也以厚也  
其立孟氏何居周  
公復蔡不復管  
立履祥曰按魯自  
隱公將與其弟桓  
而桓公弑之以立  
卒為文姜所謀見  
殺于齊其子莊公  
又婚于齊哀姜卒  
與叔牙慶父亂殺  
股弑閔叔牙慶父  
皆不得其死禍猶  
未已而叔孫孟孫

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正義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宮，止於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犂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也。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系本名湣，春秋作閔公也。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中之門，謂之閔。○正義曰：魯大夫也。宮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

李孫三家者自是  
立其後魯自是分  
而桓公子孫卒不  
自相容也不弟不  
忠不孝之報其禍  
如此夫  
邾經邦曰：予觀季  
友之事，所謂坎有  
險求小得，未能明  
乎大義者也。初定  
公曰：臣弑君，凡在  
官者殺無赦。夫邾  
小國也，倘能斷斯  
獄，豈有大國而不  
聞者哉！此義不明  
于是復有殺惡及  
視之事，无惑乎禍  
亂之相踵也。

按三家之始孟  
為慶父後叔為  
叔牙後季為季  
友後

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湣公之弟名曰申，成季相之。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所政之。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索隱曰：鄆，今作費，同音秘。按費在汶水之北，則汶陽非邑。賈言二邑，非也。地理志云：東海費縣。班固云：魯季氏。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

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富父也。魯地也。獲長翟橋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也。魯地也。埋其首于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也。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也。魯衛也。

喬如。以名其子。後世世。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後世世。旌其功。鄭瞞由是遂。二

翟緣斯。賈逵曰。喬如。反。鄭作。與。塞。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

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按。表。齊。惠公。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鄭瞞由是遂。二。預。杜。魯。宣公之二年。

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諡。蓋。以。哭。而。過。市。國人。哀。之。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

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索隱曰。晉人唯反。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

田汝成曰。東門遂。廢。適。立。庶。魯。亂。之。萌。也。

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正義曰。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徐廣曰。肱。一作股。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

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通。又不能堅。事。善。晉。故。云。失。大。援。也。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

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

公於鞍。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止。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

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

鍾離。正義曰。括地志。鍾離。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高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

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

黃震曰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廡無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日張公室之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雖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按以相三君句在三無句下是倒敘文法而以君子曰一句結之敘事中議論也

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廡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周禮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魯伯禽之封僖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爲三軍三家各征其一〇索隱曰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爲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十一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卽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〇索隱曰左傳云魯人立齊歸之子禍爲君作昭服慶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索隱曰胡本作胡徐廣作胡音紹也是爲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無成人之志而穆叔不欲立約宣伯喬如之弟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卽立長服虔曰無母弟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入事後爲今禍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

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婦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夫屈服慶曰大夫屈寶金可以爲級一曰之弓既而悔之大夫屈昭所謂大曲之弓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索隱曰齊系家亦然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鸚鵡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

來巢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鸚鵡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邠氏鬪雞徐廣曰邠一本作厚世本亦然〇杜預曰季平子邠昭伯二家相近故鬪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于邠足及其大也至于邠社稷邠昭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昭伯名惡後稱邠氏臧昭伯之

按淮南子云禍之所從來者始于邠足及其大也至于邠社稷

羅大經曰子家駒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駒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詰駱寶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弟會。項伯也。宜叔許之孫。與昭伯賜為從父昆弟也。偽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邠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沂水。平子欲出。請於鄆。弗許。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子家駒之族名。駒。諡伯也。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邠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仲孫何忌。亦殺邠昭伯。邠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奔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

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王維楨曰子將受汝買許乃為言無內昭公令無受魯賂可矣哉

王維楨曰董誥驗矣

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買許。齊臣高齮。子將粟五千庾。買。遂曰。申豐。汝買。魯大夫。十六斗為庚。五千庾。八萬斗。○索隱曰。一本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婦。即穆叔子。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愛感。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文公

卒東門遂殺適立庶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索隱曰系本並作述鄭臨作祿又系本遂產子家歸父及昭子子嬰也

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

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

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

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

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

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年定公與

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

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

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

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

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哀公五年齊景公將亦作將哀公五年齊景公

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疆伐齊至繪

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大宰嚭以禮誦之

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

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

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

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

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

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

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

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也左傳於孟氏之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以得善死對曰不

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

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

氏徐廣曰皇甫諡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

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

凌約言曰斬萊夷誦百夷首以禮之功故曰以禮衛人甚于城郭

魯焦氏類林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讓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

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獵於深林之中矣今若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讓之亦與狐謀裘羊謀羞也

金履祥曰不獲于其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于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蓋昧心之法不弑

而實祇也  
許應元曰細閱魯  
三家之傳強皆自  
伯禽用天子之禮  
始程子謂其因襲  
之弊信哉

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蓋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元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嘉立是為元公二十一年卒。元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

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穆公三十二年卒。穆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顯立是為穆公三十二年卒。元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二年卒。

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奮立是為共公二十二年卒。元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

子匡立是為景公。索隱曰景公九年卒。景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匡立是為景公九年卒。元子匡立是為景公。景公九年卒。

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匡立是為平公二十二年卒。元子匡立是為平公。平公二十二年卒。

子賈立是為文公。索隱曰系本文公二十三年卒。文公二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賈立是為文公二十三年卒。元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二十三年卒。

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賈立是為文公二十三年卒。元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二十三年卒。

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邾邾之下邑在魯東又十一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四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並音舒也。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下邑。徐廣曰下邳或作下邑然魯有下邑與此不同。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子賈立是為文公二十三年卒。元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二十三年卒。

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洙泗之水其民涉洙泗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道之將微嘆之太史公觀廢父叔牙之亂以揖讓相向而君臣之間至反辰若是故又嘆之

按升菴云斷斷國爭得之索隱讀作閭閻不通繁欽賦曰洙洙洙而飲馬耻少長之斷斷耻字益明

○趙恒曰贊論斷斷如也徐廣註魯洙洙洙其民涉洙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云云此殆伯禽受封時政令所謂變其俗革其禮之事揖讓為道者也觀廢父叔牙閔公之際云云言揖

行事何其戾也。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

索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屨據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蘇子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昧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于下公還自楚不敢入歸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

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已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栗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於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于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下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有意於禮乎不然何答于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讓之禮則是而行  
事則辰正是斷斷  
之意大意有感伯  
禽報政而周公嘆  
其有北面事齊之  
衰故論先引孔子  
之言而以魯衰之  
事實之也

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寔之。其勢固當。然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吳興凌雅隆撰  
溫陵李光緒補  
日本大鄉貞馨點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

謀周曰。周之支族。食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采地。說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爲文。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

君奭。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

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攝政。致太不說。以爲周。周公疑周公。又作君奭。不說周公。疑周公。疑周公。疑周公。

王維楨曰。周公之聖。以召公猶不見。信何以責管蔡哉。余有丁曰。書文原。无召公疑周公。又作君奭。不說周公。說君奭不說周公。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

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

按伊陟伊尹子。巫賢巫咸子。世相家也。

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燕庶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暴處遠野庶于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勤于是歲大稔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鄉邑有棠樹正義曰今之棠梨樹也括地志云那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那伯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在戰國時荀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二惠侯二庶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論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庶侯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正義曰釐音倍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曰並法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並周云系本謂繆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繆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晉荀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

余有丁曰按南燕納王者以其近周也若北燕則遠且春秋時亦不著觀昭三年春秋特書北燕伯款可見

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燕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九年衛師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說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倉州長盧縣東北十七里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索隱曰並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今檢史記並有桓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

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兄為執政故諸大夫共誅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

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為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三晉趙鞅

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

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湑公立。湑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徐廣云一無莊字。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衍字也。

釐公卒。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安也。按上桓公立桓公十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曰林營地名。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

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曰系本已上文公為則湑是歲秦獻公卒。秦

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

長。正義曰從足從反。長丁丈反。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

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即

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

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

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

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云子之使蘇代。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

按蘇秦約從始此

鮑彪曰王噲七國之惡主也。蘇秦代之淺說貪竟之名。惡孫之實自令身。

死國破蓋無足算齊滑所以請太子者近于與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滑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菑之敗也

凡已而俱屬下為句下以啓人論文無人字似是

楊慎曰自古亡國之君如二世任趙高指鹿為馬昏甚矣然亥好淫而居中樂佚而忘子國事耳非知國亡而故為之也子噲之為君史不著其惡德但因說客一言而遂讓國至叔印盡屬惟恐子之不得為君而已甘

心北面惟恐失國之不早此亦古今奇事也

光緒曰扶出蘇衡云將軍市被既既初謀攻子之又率百姓反攻太子又死以殉國何姓也余謂讀者不察耳當云將軍市被既攻子之不克及至百姓之反攻太子也市被遂赴國為太子死難此及字當作及至之及不當作又及之及只是多了中間將軍市被四字讀者遂以為疑不知連用三將軍市被字此乃古文樣應處

勸齊伐燕事孟子及史俱不見獨見

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正義曰蘇云秦以一鎰為一鹿毛壽謂燕王名屠○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屠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或曰禹薦益已益已名伯益而經傳

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索隱曰此人亦則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

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索隱曰鄭玄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索隱曰噲反為子之臣也○有本作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正義曰市諸將謂齊滑

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義曰明父子

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正義曰先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謂如武王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

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

為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

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為昭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

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裝駟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趙立職而送之事實不

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

沈同之問而世家謂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似為勸之孟子一書為門人所成或抹殺之未可必歸以謂王之昏德而勸之以文武之事似非孟子之言

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

魏言于燕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臣國以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自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盼視指使則厥役之人至若恣睢奮奮陶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有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正義曰趙東隣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貉故言四戰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一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鄆氏音火角反一音吳卿秦攻代正義曰今代州也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鄆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也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鄆破

黃震曰按今王喜方自救不暇反用

粟腹敗趙以自敗  
其從豈必丹柯之  
謀而後燕滅哉

王維楨曰劇辛與  
龐煖善知其易與  
而反為煖擊殺此  
以忽心乘之所以  
敗也

卿秦樂乘於代。樂乘以五萬遇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索隱曰。謂趙聽將渠解燕圍。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正義曰。即相州鄴縣也。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王應麟曰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惟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司馬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排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陳仁子曰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醫家所謂厄風毒者歟是可觀所養矣勢固不必強也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太史公曰。召公爽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錯也。又。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索隱通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思其德。甘棠是思。莊送。蕭主。惠。羅。龍。姬。文。公。約。趙。蘇。秦。驕。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暗。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苗。晉。亢。不。就。卒。見。交。夷。一。蘇。子。古。史。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貉。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至。太。子。丹。不。聽。勸。武。而。用。田。光。欲。以。一。七。首。飾。秦。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揚。雄。曰。先。王。築。臺。居。隗。以。招。天。下。之。賢。者。至。而。齊。之。仇。以。復。此。後。世。之。所。法。也。丹。報。秦。仇。不。思。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况。樊。將。軍。得。罪。已。入。燕。丹。既。舍。之。不。能。庇。之。卒。使。下。

柯函其首以爲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先爲秦報仇也烏乎柯之負丹不足恤也而負於期者義士千載之痛也喜走逐東斬丹首以獻于秦勢不得爲父子尙復誰咎耶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鮮正義曰晉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卽管國城也是叔鮮所封國也。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

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正義曰國語云杞緡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室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烈女傳云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姒氏之女也在郟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喜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姒思任且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文王理外文母治內大姒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

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

振鐸。次曰成叔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在東南九十一里漢鄭陽縣古鄭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成之陽。次曰霍叔

處正義曰處昌汝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縣在魏本春秋時霍伯國地。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

載正義曰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部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

兄弟十人。爲侯者十有六國。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正義曰左。故文

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

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

於是封叔鮮於管杜預曰管在陽京縣東北。封叔度於蔡世本曰二人相紂居上蔡。二人相紂

於管。於是封叔鮮於管。於是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

於管。於是封叔鮮於管。於是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

於管。於是封叔鮮於管。於是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

楊慎曰武王同母兄弟十八人之爲支爲本賢否成敗條分晰列可爲序支派之法

按考要云冉季

左氏傳作冉季

曰武王之母也

八人周公爲太

宰康叔爲司空

聃季爲司空五

叔无官豈尙年

哉杜預以聃季

爲毛叔聃列毛

聃季五叔而不

與與後雅陸增補  
溫陵李光緒增補  
日本大鄉貞馨點

以振鐸非武王  
同母其說與史  
遷異後漢襄楷  
曰文王一妻  
致十子則本史  
遷云

按說苑云齊人  
王滿生見周公  
周公曰先生何  
以教之生曰言  
內事者于內言  
外事者于外今  
言內事乎言外  
事乎周公導入  
生曰言大事者  
坐言小事者倚  
今言大事乎言  
小事乎周公導  
坐生曰聖人不  
言而知非聖者  
雖言不知今欲  
言乎無言乎周  
公俛念有頃生  
曰社稷且危傳  
之子廣周公曰  
唯唯謹聞命矣  
明日誅管蔡

王章曰周公善康  
叔不從管蔡之亂  
至是伐管蔡以其  
民益封康叔書序  
蓋誤以此事加之  
康誥之上爾  
邵說曰周公之封  
蔡仲豈止于季友  
之後慶父乎流言  
之辟止于口過而  
且魯于管故囚之  
囚之其祀可絕與  
不惟不念舊惡而  
且錄為卿士公之  
心天地日月矣此  
其所以不崇朝而  
天下清明也

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  
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索隱曰按春秋隱五年衛師入鄆杜預曰東平剛父縣有鄆鄉後漢地理志以為成本國又地理志成丘縣南有成古之成邑應仲遠誤云季載封耳封叔處於霍索隱曰春秋閔元年晉滅霍地理志云河東臨縣霍太山在東北是霍叔之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索隱曰孔安國曰康後內國名地闕叔字也封叔名耳武王既

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  
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

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為

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君是

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冉索隱曰冉國也戰名也季字也冉或作那國語曰冉季鄭於那處杜預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有那口城與那音奴甘反冉季康叔皆有馴行索隱曰如字音巡馴善也於是周

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索隱曰事見左傳定公四年以佐成王

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  
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索隱曰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魯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那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也魯國治於是周公

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

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索隱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蔡仲卒子蔡

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

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

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

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

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封為列侯正義曰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救因送平王封襄公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

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  
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  
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  
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  
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  
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



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即蕩舟之姬。索隱曰：弟，女弟。即蕩舟之姬。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醜之。正義曰：醜，音釋。即音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邲敖而自立。為靈王。正義曰：邲，紀治。反。放。五高反。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索隱曰：招，或作，音時。造反。又楚使公子弃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

按此從前直敘  
復用二故字  
轉文法曲折變  
化處

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于申。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為蔡公。正義曰：蔡之大夫也。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索隱曰：今系本無者，近脫耳。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之子。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服虔曰：職書。上衛使史鱣言康叔之功。

按新序云楚人與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背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愛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與師伐楚遂敗楚人于柏舉而成伯道子胥之謀也

茅坤曰遷以近吳而求救非計也

董份曰言字不解蓋太史公所自創者如曰世家語也

德乃長衛夏為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與縣有郟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正義曰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索隱曰州來在淮南下蔡縣在二十八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索隱曰利賊名也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索隱曰魯哀十三年楚滅陳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三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

按觀太史公此贊則知此世家言所重在十人處以故前次十人處獨詳

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索隱曰曹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頗稱強國傳教十代而後亡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沒其篇第自合析為一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附

索隱曰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叔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顯管蔡而略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齊陽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虢三十年卒弟幽伯疆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

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

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

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

桓公終生立孫檢曰一作生。終溼溼音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

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

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索隱曰夕音亦。射姑也。同音亦。莊公二十三

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

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

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

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正。釐負羈諫不聽。

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聞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

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

按淮南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伯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

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伐曹遂滅之

按負芻宣公子史作弟誤

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

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索隱曰左傳宣公名廋。宣公十七

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

已復釋之索隱曰按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于京師晉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

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

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

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

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索隱曰

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

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鐸

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且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

弟或復名弟兕也。○索隱曰按三年表。作惠公伯雉註引孫檢未詳何代。

黃靈曰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處於  
 晉悼公囚於宋隱  
 靖二公更執逆立  
 已無以為國矣伯  
 陽復好德用公孫  
 張書晉于宋而宋  
 滅之使國人之夢  
 遂符叔鐸無所致  
 力于冥冥矣悲夫  
 柯維騏曰按左氏  
 傳文公五年滅宋  
 仲開六與黎滅曰  
 畢陶庭堅不祀忽  
 諸德之不建民之  
 无援哀哉太史公  
 之語本此杜預註  
 謂忽諸者忽然而  
 絕也正義乃謂豈  
 合忽絕之哉是蓋  
 未讀左氏傳也

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索隱曰罹即及伯陽  
 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  
 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  
 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買遠曰以小加大大索隱曰干謂犯也言曹因  
 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

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索隱曰檢諸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  
 三百人正義曰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知唯德之不建乃振鐸之  
 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  
 忽諸正義曰至如公孫彊不修新道之政而伯陽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難鳴討惡胡能改行克復  
 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薄稷侯虜齊蕩舟乖禮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蘇子古史曰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桀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  
 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  
 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乎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  
 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五 終